



【有所思】

记忆中的鲅鱼饺子

□萧萧

秋风起，鲅鱼肥。味蕾总是和记忆连接在一起。

小时候，父亲总喜欢用自行车带着我走亲访友。他的“大金鹿”牌自行车一路唧唧，我一路欢歌。记得有一年秋风四起时，他骑了一个小时的车带我去卫斌叔叔家做客。卫斌叔叔家在海边，村子不大，但四面环海，是胶东常见的小渔村。人还未进村，咸湿的海风先代卫斌叔叔来欢迎我们了。迎着海风往前走，蛤蜊皮和渔网交织的渔村小路颠簸而狭窄，父亲只好下来推行。大约推行了10分钟，远远看见一条废弃的渔船，才算进了村。

时近晌午，卫斌叔叔早已在家张罗好了满满一桌渔家宴。装饭菜的不是盘子，全是十寸有余的大海碗。一大碗红烧加吉鱼，一大碗海兔炒韭菜，一大碗清蒸大虾，一大碗姜汁海螺，一大碗炆螃蟹，一大碗蒜蓉扇贝……那是我第一次吃海鲜全宴，而且是可以敞开肚皮吃，鼻息处只有一个“鲜”字。味至鲜则贪，以至于作为压轴的主食——鲅鱼水饺上桌时，虽已吃至八成饱，我依然风卷残云般又吃了一盘饺子。卫斌叔叔说鲅鱼是他的渔船一早打上来的，韭菜是自己园子里割来的。鲅鱼饺子讲究的是鱼鲜和韭香，合二为一堪称鲜美。所以，留在舌尖上的那一口浓郁的鲅鱼鲜香至今令我念念不忘。

胶东民间有句俗语“舒服不过躺着，好吃不过饺子”，由此可见饺子在胶东人生活里的地位。在饺子家族中，又以鲅鱼饺子为最。蓬莱人称饺子为“饅子”，如果翻阅现代汉语词典，里面并没有这个词，有一个相近的词叫“饅饅”。“饅饅”这个词的解释是“古时一种面食”。但是，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少用了，饅饅是什么样子，估计也很少有人知道。但书上说的做法却比水饺和馄饨都要复杂一些：先切出四四方方的面皮，托在手里，将肉馅搁进去，对角折起，边缘捏紧，形似等腰直角三角形，再把三角形的两个锐角合拢到一块儿，叠压、捏紧，成品像花骨朵一样含苞待放，最后再入油锅炸黄，用竹签子串起来，这便是饅饅。

《山东民俗·日常食品》曾记载一种鲅鱼馅的饅饅：“大鱼饅饅，取新上岸鲜鲅鱼，片肉，剥或切为馅，少佐盐，略加韭菜、油，包为饺子，大如小儿拳，煮熟，每碗只盛两只，中等饭量，六七只尽饱，吃来极为酣畅。”暗猜想，这当是鲅鱼饺子的原始版了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蓬莱人，虽然已离开故乡二十年了，但骨子里依然认为蓬莱的鲅鱼饺子最好吃。好吃的秘密为四个字“鲜而有道”。鲅鱼是清早五六点钟从海港码头上岸的，鱼身光滑有光泽，新鲜到一破膛就流血水，岂能不鲜？调制鲅鱼水饺馅，“搅”力是道，鲜鲅鱼去刺后剁成泥，混合少许五花肉馅，加入蛋清、花生油、韭菜末，需要用筷子朝一个方向搅动，中间不能换方向，一气呵成才行。一盘合格的鲅鱼水饺，皮薄馅大，馅料Q弹有力，口感才鲜美。

在胶东，吃鲅鱼水饺也有几分讲究。渔民的粗放吃法是一口水饺一口蒜瓣，不求精致，只求那份酣畅淋漓的感觉。一般家庭吃法则是调碗汁：用醋、味极鲜、香油加姜、蒜分别调成姜汁和蒜汁。趁热夹一个皮薄多汁的水饺，咬一口，汁水鲜香四溢，意犹未尽，再蘸上点儿喜欢的碗汁小料入口，醋的酸爽、韭菜的辛香、五花肉的软糯瞬间在口腔中完美融合。

来北京工作后，一个人常常食之无味，分外想念舌尖上的故乡。天一凉，心心念念的便是鲅鱼饺子。为什么一定是饺子？莫言在《饺子歌》里短短数言道破真谛：饺子啊饺子，你优美流畅的线条，你光滑洁白的表皮，你五花八门的包容，你千奇百怪的滋味，你赴汤蹈火的英勇，你无私奉献的品德，每当我想起你的名字，我就感到生活充满希望。

“哒、哒”，木棍敲击水磨石地面的声响回荡在医院走廊，有些突兀。我挽着母亲的左臂，母亲右手拄着拐棍，缓慢走向楼上化验室。一声，再一声，敲得我心上有些生疼。

这木棍是我从朋友那里淘到的深山六道木，褪了皮，直溜、光滑、坚硬；选一枝杈处，留段握柄，截断，磨光，正好给走路已然蹒跚的母亲当拐棍。她眉头一皱，不乐意了：“我不需要这玩意儿，拿走，拿走。”我随手撂在了门后墙角，任其搁置数年，积了厚厚的灰尘。

这次母亲头晕、腿疼，我将擦拭干净的拐棍递给她。母亲叹口气，一手扶着门框，一手颤颤巍巍接过，第一次拄着上了去医院的车，边走边念叨：“到底还是拄上了呀！”一向要强的母亲，终因拄上那根拐棍，服了老。

印象中，母亲手中倒是常握着一根棍。只不过，先前那根棍总是被母亲自如支配，“舞”在手上，支撑起我们全家虽贫穷却未倾倒的烟火日子。

“娘，我回来了！”远远望见母亲正趴在锅上，挥舞木棍，搅着一锅金黄喷香的玉米面疙瘩，腾起的热气模糊了她年轻的面容。哪料母亲猛扭头，直起腰，不管燃着火、做着饭，举着搅棍就朝我冲来，嘴里骂着：“我叫你和同学打架！”看来是有人提前告了我一状。

我生怕被母亲逮住，被摁在墙角，用细柴火棍抽打，便扔下书包，撒腿就跑。母亲跑得快，我跑得更快。她停步喘口气的当儿，还不忘将搅棍横在嘴边，转着圈儿地啃光粘在上面的玉米面，边啃边嚷：“给我站住！”我跑上了山，母亲忽地站定，一跺脚：“不好，疙瘩糊了锅了！回来再找你算账。”扭头，挥舞着搅棍，冲回了家。

当我从山上折了两根六道木回家，送给母亲做搅疙瘩棍时，饭菜已摆上了桌。我嘿嘿一笑，分明闻到了丝丝糊锅的味道。母亲接过搅棍，狠狠地照我头上打来，却又轻轻落在我的屁股上：“以后可别打架了，快吃吧。”我“哦”一声，坐下，埋头扒拉饭。如今，母亲已没心气搅疙瘩给我吃了，可那两根被母亲磨得溜光的搅棍还挂在墙上。至今，我也没告诉母亲，那唯一一次与小胖打架，是因为他啃着方便面，骂不远处垂涎欲滴的我：“穷鬼。”

早出晚归、进山摘酸枣的习惯，母亲坚持了几十个秋天。一来，可以泡酸枣醋；二来，酸枣核可卖钱贴补家用。山里归来，母亲肩上扛一口袋酸枣，一手握着镰刀，一手拄根木棍。这木棍很普通，应是随手从山里砍的或捡的，回来便扔在灶前，下次又挂回一根。

母亲说：“一进山，就弄根棍儿，打掉前面草窠的露水，不然湿了衣服，早上凉。白天热了，又焐得难受。有时还可以打草惊蛇、惊野鸡、惊野兔啥的，免得被吓着。有次多亏这棍儿惊出一窝马蜂，不然就被蜇了。湿酸枣长得牢，可以用棍儿敲掉些酸枣叶，又好摘，又可敲落些蜇人的刺毛虫。高处或干了的酸枣，用棍儿敲打落地，直接捡就行了，省事儿。重要的是，出山时，天慢慢黑了，或赶上阴雨天，扛着酸枣不好走，这棍儿就顶大用了。”

【在人间】

母亲手中那根棍

□张金剛

听母亲一说，我打心眼儿里心疼母亲，佩服母亲、感恩母亲，并感恩那不计其数的陪母亲进山出山“顶大用”的棍子。有时，如果酸枣摘得不多，母亲手里、肩上可能会多几根棍。那种细长、顶端带个木钩的，用桶从井里打水时用；那种细长、不带钩的，用作打枣竿、打核桃竿、夹柿子竿；那种粗长、直溜的，用作铁锹把、镰刀把、锄把；那种细而轻巧的，陆续多弄些，用来搭菜架、插篱笆、做蒸笼。洋槐木、松柏木、山桃木、杨木、枣木，各种原木都有，这也算是母亲摘酸枣的额外收获，她用这些源自大山的木制工具，经营着家里、地里的活计。

一次，母亲将一根一米来长的木棍双手递给我。我掂了掂，很轻巧；闻了闻，有杨木的清香；挥了挥，“呼呼”生风。母亲急了：“小心点儿，这可不是让你当枪玩的，是让你捎给你们万老师当教鞭使的。”

母亲说她悄悄去学校，和正在备课的万老师聊了我的情况，同时她看到讲桌上那根半截的教鞭，才在一次进山时选了根杨木棍，褪皮，用砂纸打磨光滑，送给老师。母亲说：“一定捎到啊。在学校不听话，老师就用这木棍敲你。”碍于母亲的良苦用心，碍于老师的威严，也碍于我那贫苦的家境，从小学到师范，我一直认为老师手中敲黑板的教鞭就是母亲手中的那根杨木棍，直至我登上讲台，拿起教鞭。

近年，回老家多，常帮年迈的父母做些活儿。拎起提水木钩，去井边“哗啦啦”打一桶井水，似打捞起无数清甜的岁月；扛起长竿，去打枣、打杏、打核桃、夹柿子，忆起父亲、哥哥、母亲和我在树上、树下一起劳作的欢愉；拿起铁锹、锄头、镰刀下地干点什么，用着格外趁手。回来，将它们靠在墙角或挂在墙上，想到那些母亲从山里淘回的、已被磨得溜光水滑、被日子包了浆的木棍，她再也不能拿在手上，不由黯然心伤。

每次干活，母亲都会嘱咐我穿上那双在家时穿过的布鞋。那是十几年前我陪母亲在灶前闲聊，先聊到她打小没念过书，连名字都不会写，我便握着她的手，她握着烧火棍，一笔一画在地上教她写“李向荣”。后来，她又在墙上陆续写了很多遍，越写越好。再聊到我很怀念儿时的千层底，母亲便扔掉烧火棍，随手折了两根柴火棍，敲我一下：“抬脚！”量过脚底板长、宽，收好长棍、短棍，花一个月时间，一针一线为我做了那双布鞋。穿在脚上，下地、进山、走路，踏实得很……

上医院二楼时，母亲身体明显侧向了我，我的右臂不由加了把力。木棍的声响已很微弱，我生怕打滑或拄空，叫母亲停下，接过木棍夹在我的左腋下。母亲虽然反复说：“拄着棍儿，能走，能走。”却分明又将身体压向了我，我的右臂不由使足了劲，反倒走得快了、稳了。

住院观察一周，无大碍，便回了村。那根六道木拐棍却成了近80岁的老母亲的手中之物，从不离身边，可行动也仅限于院里院外几十米的范围。坐在院里，她还不时将拐棍挥在手中，轰轰鸡，扒拉一下乱柴草，指点父亲和我做这做那。我让她写自己的名字，她用拐棍在地上划拉半天，憨憨一笑：“忘了！”日后，母亲再自己进山、出村，肯定是不可能了，只能一手拄着拐棍，一手拄着我，甚至，干脆拄着我了。

【浮世绘】

重温家长会

□丹萍

有一天朋友小熊在好友群里问她先生：“你下周是不是还回不来啊？我也要出差，孩子的家长会怎么办？”除了几对夫妻，我们这个群里也有前夫、前妻、前女友、前男友各种身份，认识都在20年以上了，不是亲人，胜似亲人，大家有话都会在群里说。中年夫妻连私聊都取消了，显示出与单身朋友同乐、友谊至上的情怀。

好巧不巧我上线看到了小熊的问题，赶紧说：“你们放心搞钱吧，我替你们去。”夫妻两个都松了口气，说过意不去，让我受累。我说不会，重温初中家长会，沉浸式体验一下初中孩子父母的焦虑，对我家娃上大学以后的幸福生活会有更深刻的认识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
我考虑这是小熊儿子上初中以后的第一次家长会，估计会有很多信息，否则她也不会这么着急。既然我把工作接过来了，就要认真对待，不能对不起朋友。于是，我放下手机，第一件事就是找出染发剂，把白头发染黑了。和初一新生家长同台竞技，不能看上去比其他人老啊。

再次以家长的身份回到中学校园，感觉好奇妙。看到身边的初一家长们都意气风发，他们早早等在校门口，离我近的几个家长在聊着“孩子没有目标怎么办”这个话题。我很想对他们说，没目标很正常，我到现在都找不到目标呢。

什么是目标？以前我对考上北大有多难没概念，也曾经替娃立过这个目标。有一段时间甚至焦虑，是上北大，还是考我和娃他爸的母校？如果上了北大，母校老师会不会有点伤心？同学们会怎么说？最后的结果是，不但我的娃没上北大，也没上我们的母校。他从小学到中学的那么多同学里面，考上北大的一个都没有。这个结论，其实统计数据早就给了，到最后大家都不相信。

越到后面越发现，做一个普通人，过普通的日子，都需要竭尽全力呢。我也曾经站在学校门口，和其他家长讨论各种孩子成长的战略和战术问题。真希望当时就有人这么告诉我，那样，在接下来的几年，可以少生很多气。

可能是因为“减负”的原因，现在的家长会和几年前差别好大，比如没有发写着考试分数和排名的小纸条。我坐在孩子的座位上，天蓝色的椅子，配天蓝色的书桌，教室外操场红色的跑道上划着白色的线，穿着绿色运动服的初中生在中间胡乱追逐着。我觉得初一真美好啊，以前我怎么感觉上了初一就是上了战场呢？

老师们讲的每句话，我都听进去了。印象最深的是语文老师，她说，“不要把初一过成了初三。”说得真好啊，要记住这个句式。

不要把学生时代的每一天，都过成高三。

不要把一周的每一天，都过成业绩考核的那天。

不要把秋天过成冬天。

不要把聚会的日子过成减肥的日子。

不要把恋爱过成过日子。

不要把40岁过成80岁。

不要把拥有过成失去。

总之，不要把今天过成明天。否则，你要今天，做什么呢？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孔昕 美编：陈明丽